

SHBBK

公元1976年7月28日

3时42分53.8秒

如有四百枚广岛原子弹

在距地面十六公里的地壳中

猛然爆炸

强烈的震撼中



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
顷刻间被夷为平地

.....

遇难：242769人

伤残：164851人

唐山大地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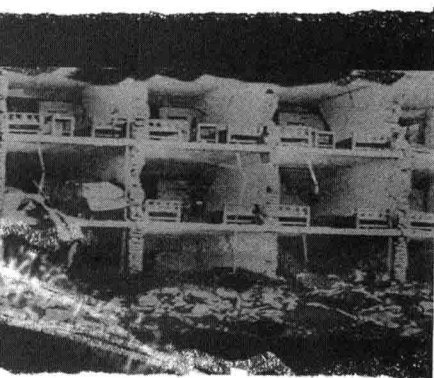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所记录的历史事实，时而被人淡忘，时而又被突然提起。被淡忘的日子，它本应被记忆；而被突然提起，却每每在不忍回首之时。

钱钢 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SHOCK
EARTHQUAKE



唐山大地震

钱钢 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山大地震/钱钢著. —北京: 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05. 5
(2008. 6 重印)

ISBN 978-7-80170-385-9

I. 唐… II. 钱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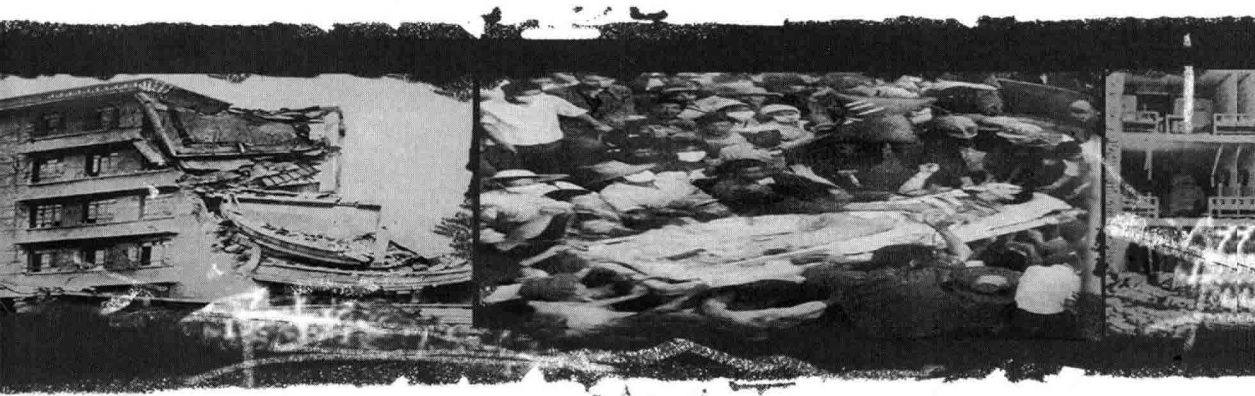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9959 号

本书照片为作者提供, 因历史原因不能完全确定摄影者, 故有些照片未能署名, 特向有关摄影者致歉。请有关著作权人见到本书后, 与当代中国出版社总编室联系, 以便我们支付稿酬及再版时准确署名。

联系电话: 010-66572131

出版人 周一
责任编辑 宗边
装帧设计 古木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bs@sina.com
邮政编码 100009
编辑部 (010)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
市场部 (010)66572281 或 66572155/56/57/58/59 转
印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
开本 720×1020 毫米 1/16
印张 15.5 印张 2 插页 255 千字
版次 2008 年 5 月第 2 版
印次 2008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定价 30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;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(010)66572159 转出版部



21 世纪新版序

本书所记录的历史事实，时而被人淡忘，时而又被突然提起。被淡忘的日子，它本应被记忆；而被突然提起，却每每在不忍回首之时。

我们就是这样走出 20 世纪，走入 21 世纪。20 世纪是人类欲望和人类力量急剧膨胀的世纪；然而在世纪之交，忽然巨灾迭至。面对 21 世纪，恐惧和无望在蔓延。

仅仅数百年，人类像幼草突然拔地参天。我们曾经放大了自己的历史——地球生命史的最后数秒钟，而傲慢地忽略了地球数十亿岁的存在。可是刹那间，我们又把自己当作狂风里的一粒微尘，悲叹人的脆弱，命运无常。

尽管人类拥有了把自己灭绝数次的可怕力量，但永远不可能扭转乾坤。地球还是那个地球，它在呼吸，在行走。时而一声叹息，火山爆发，海啸降临。地球向人类裸露出许许多多的秘密，但秘而不宣，甚或成为死谜的则更多。

反躬自问，人类本身何尝不是如此？人类看似已经成为自己的主人，掌握（许多时候是操纵、摆布、践踏）自身的命运，但人类同样远远未能看清“我是谁”，同样无法真正左右自己。不明原因的疫症，有时骤然爆发；人类的精神，更不止一次发生强烈“地震”。

我们不是地球的主宰，也不是地球的奴婢。我们是天地所出，是地球的一部分，宇宙的一部分；包括我们的血肉，也包括我们的灵魂。一个完整生命，有着不可侵扰的脉动，有着无可阻遏的气血流通。但侵扰和阻遏却每日都在发生。这也是生命的题中应有之

义——地球和人类都在沧海桑田的变动中演进。

走过历经巨变也历经劫难的数百年，21世纪，人类的心灵将发生深刻的演变。高歌“让世界充满爱”或者“我们共有一个家”，并不困难。只有直面人与自然、人与人的生存冲突和数百年冲突留下的深长断裂，“爱”，才可能真实而有分量。

我们必须面对，面对人世间、地球上和宇宙中的一切：你愿意看到的和不愿看到的；你能够承受的和无法承受的。这实际上是“四目对视”：我们在面对自己。

我没有看清前面的一切。对无数的悖论，我没有答案。但我相信，答案埋藏在20世纪最惨烈灾害的废墟里面，埋藏在我曾经目睹、曾经记录的历史里面。

钱钢

2005年1月9日·香港大学

凝 神于北纬 40 度线的思考

——1986 年版代序

徐怀中

至今，只要一提到唐山，我立即就会想起十年前那个凄冷的“七·二八”清晨，来自唐山的地震波所引起的躁动和骚乱；而那个属于唐山也属于人类的“七·二八”劫难日——它是怎样到来的，又是怎样逝去的？它究竟给我们这个星球留下了些什么？却始终是个“谜”。

作者钱钢要解开这个“谜”的创作冲动，我不知缘自何时，只记得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期间，把第一学年的寒假、暑假，以及国庆节、新年和春节等几个假日，几乎全用在了对《唐山大地震》的采访和写作上。当时我对他说，春节还是要和家人一起过的。他说：“不，我要去唐山过节。”

在唐山地震十周年前夕，我看了他刚刚完成的手稿。迫不及待地一页页翻过去，我看到了那座在顷刻之间被毁灭了的城市，看到了那无数从废墟上挣扎起来而忘记自己衣不遮体的男女，也看到了掩埋在新的城市下面的 20 万长眠者。在这里，大自然的景观和人的心灵世界的景观叠加映照，宏观的泼墨和微观的工笔交融一体，畸形年代的畸形思维和严肃科学的严肃命题对立而统一，逼真地画出了一幅属于唐山也属于人类的“七·二八”劫难日“全息摄影”图。

有关唐山地震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实文学作品，当年曾有一些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给予读者的多是那种“缩小了的灾难、放大了的人”的模式化文字。尊重人与事的本体的大型报告文学，《唐山大地震》可说是第一部，在距“七·二八”劫难日近十年后的今天，读来仍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。

尊重人与事的本体，应该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素质。作者在《唐山大地震》中，对猝然袭来的自然灾害，不缩小，不讳言，而极写其肆虐、其暴戾、其戕害；对劫难中的人的力量，不放大，不夸张，而以科学的严肃态度去展示人的抗争力和坚韧性。两者相互映衬，巨大的反差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。“濒死的拂晓”是极写灾难的华彩片段，内中有不少隽永的文字……而在那灾难的底色上，跃动着的是人——不屈不挠，生生不息的人！“渴生者”们如此，“在另一个世界里”的盲人、犯人、精神病人，以及蓝眼睛、褐眼睛的国际友人如此，那幸存的三千孤儿和十多万救灾部队亦如此。的确，当我看到那一位“极美的石化了的姑娘”默默无语地“睡”去时，当我听到盲人的三弦在无边的废墟上重新拨响时，当我随着“最后的五位男子汉”爬出矿井复见久违15天的太阳时，我内心感受到了一股强力的冲击。我不否认，报告文学是一种主观色彩较强的文学样式，但若将过多的主观意识穿插其间，往往容易有悖于人与事的本体。在《唐山大地震》中，作家尽可能地避免了正面议论，而将主观意识溶化到对素材的筛选过程中，渗透于“冷静”的叙述文字里，更多地采用了白描这一传统手法，也采用了一些“口述实录体”形式，看上去平常，却标志了作者在艺术上的圆熟。

近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中，被评论家们誉为“全景”、“全方位”的大型作品日趋见多，其中确实不乏成功之作。《唐山大地震》借鉴了一些“全景”、“全方位”的结构方法，选取不少颇为精彩的“点”，搭置了一个适当的框架。当然，框架并不等于容量，生活中不是常能见到长了一副大骨架而精瘦单薄的人吗？要写出气势，写出魂魄，写出应有的内涵，还必须对题材本身作高层次的思考和理解。《唐山大地震》没有直扑“抗震救灾”这一既便当又讨“巧”的角度，而是从人与自然的宏观角度去俯视。写自然，则极写自然之博大广袤、神秘莫测，可知的不可知的，矛盾的而又统一的，凡属那片废墟上的自然景观悉数录于笔下；写人情世态，除了上文提及的人的素质之外，笔触所至，也开掘出了某些正常人的反常——如“抢劫风潮”中的恶，反常人的正常——如犯人请求抢险时的善，至于在“‘方舟’轶事”一节中展现的那个“大家庭”的组合与解体，“政治的1976”所透出的反常思维和心态，更足以让社会学家

和哲学家们去解释一阵子了；写人和自然的抗争与和谐，也时见高度的笔触辐射力，那发生在“饮恨者群像”中的科学争论自不待说，那有关“七·二八”这个“用黑色笔填写的日子”的史料、外电报道，又向我们传递了多少有价值的信息？而作者凝神于那条诡秘的北纬40度线的思考，围绕人和自然这个大主题所作的一番畅想，又为我们提出了多少新颖而有价值的问号啊！宏观的俯视，会产生大量的思想和艺术功效，《唐山大地震》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。我记得钱钢说过，这个“结束语”最初的标题是“地问”，不知为什么舍弃了；我倒以为“地问”更见气势，即使以前有古人名篇《天问》，今人作一则“地问”又有何妨？

报告文学创作难免要依赖于采访，只是采访所得素材的有限和拮据，又常常使一些严肃的作家陷入苦恼。作者说他过去在接触某些题材时也曾有这种苦恼，但对于《唐山大地震》的创作，他却始终充满自信。原来，他在当年的唐山抗震救灾中有近三个月的亲身经历和感受。没有这“近三个月”，也许他就不可能为我们勾画出唐山火车站前那些“脖子上挂着缝纫机头”、“腕上戴着两块手表”的孤儿，就不可能让我们听到那两只从动物园逃出的、在凤凰山上“石雕一般”的狼发出的“酷似人声的凄厉嗥叫”，就不可能有那些带着泪珠的、腾着雾气的、沾着血痕的真切而透明、鲜亮而生动的一个个细节，更不可能发出“我和我的唐山”那样深情的呼喊！极而言之，如果不是那位“未谙世事的青年”身上揣着厚厚一叠寻人纸条，执拗地跟随上海防疫队奔赴唐山，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。

钱钢是把《唐山大地震》作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毕业作品来写的。这当然不只是一份考卷，而是作者为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、社会学家、地震学家、心理学家……为我们整个星球上的人们留下的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，一部关于蒙受了不可抵御的灾难的人的真实记录，也留下了他的许多思考和疑问。作者在“我的结束语”中写道：“我在为明天留取一个参照物，以证明人类毕竟是伟大的。”

是的，人类毕竟是伟大的。

1	21 世纪新版序
3	凝神于北纬 40 度线的思考 ——1986 年版代序 徐怀中
1	引言 我和我的唐山
7	第一章 蒙难日“七·二八”
8	3 时 42 分 53.8 秒……
11	大自然警告过
17	目击者言
23	濒死的拂晓
35	第二章 唐山——广岛
36	红色救护车
43	陡河！陡河！
46	开滦！开滦！
50	目标——唐山
54	剧痛中的城
60	天上地下
67	抢夺生命
71	第三章 渴生者
72	3 天：一对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
76	8 天：“小女孩”王子兰

- 79 13天：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
83 15天：最后的五个男子汉

第四章 在另一世界里

- 93 宾馆
100 看守所
105 精神病院
111 盲人居住区
116 40次列车

第五章 非常的8月

- 123 罪恶能的释放
130 推开瘟疫
136 “方舟”轶事
142 政治的1976

第六章 孤儿们

- 151 3000：不幸的幸存者
156 我和我的小拖拉机手
162 张家五姐弟

第七章 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

- 167 “饿死他们！”“疼死他们！”“枪毙他们！”
168

-
- 171 “七·二八”在国家地震局
176 备忘录（一）
184 备忘录（二）
194 历史记着他们

204 **我的结束语**

209 **附录**

- 210 纪念我的蒋叔叔
213 1996年修订版序
215 1996，我的唐山
——1996年修订版后记
218 《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》序
221 从唐山大地震到“SARS”疫潮
——2003年9月21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的演讲
232 20世纪中外著名大地震简介

引言 我和我的唐山

无疑，唐山是属于我的。

如果说，十年前那个脚蹬翻毛皮鞋、肩背手压式喷雾器、身穿防疫队的白色大褂，整日奔波在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上的23岁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，生活已经把一片可歌可泣的土地交给了他，那么，今天当我再次奔赴唐山，并又一次挥别它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我和我的唐山已经无法分开了。

不久前，我和朋友们在新华书店看见了一本《世界历史上的今天》。出于什么呢？我立刻把它取下书架，几乎是下意识地，随手翻到了那一页。

是的，那是一个注定要用黑色笔填写的日子——

7月28日

……

1794年 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和圣·朱斯特被处死

1914年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此开始

1937年 日本占领中国北平

1973年 法国在穆鲁罗瓦珊瑚礁进行第二次原子弹爆炸

1976年 中国唐山市发生大地震

我又看到了我的唐山。我的灾难深重的唐山。我的伤痕累累的唐山。我的在大毁灭中九死一生的唐山。唐山大地震，它理所当然地要和世界历史、人类发展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同被人类所铭记。

唐山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忌日。这些年，每当7月28日凌晨到来的时候，唐山街头就有一些人影在晃动着。悄寂无声中，亮起的是一小簇一小簇暗红的火苗。火光里映出的是一双双怆然的眼睛——老年人的，中年人的；也映出了他们手中一张张点燃着的纸钱：

我儿×××收

爱女×××收

父母大人收

……

晨曦中，淡黄色的纸钱化作的烟，由絮絮缕缕渐渐融合成一片，如白色的雾，浮动在新建的高层建筑之间。纸灰在雾中飘浮着，它们是孩子眼中一只只神奇的黑色蝴蝶，飞得很高，又缓缓飘落，落在路旁草丛中，落在伫立街头的老太太的银色鬓角上。她们没有拍去它，她们的眼睛在痴痴地望着大地，不，是在望着地底下的那个世界；老人的嘴唇颤动着，在喃喃地诉说什么。

我曾不止一次走过那些飘飞过纸灰的街心。我理解，在唐山，“七·二八”地震的死难者们是没有坟场的；那些高楼下的十字路口，那些窄小的老巷，那些在地震后重新堆起的小山，甚至刚刚圈定的厂房新址，都是他们无碑的墓地。十年前，他们就是在这些地方，被房梁砸倒、被楼板压碎、被瓦砾和落土活活窒息的。十年后，废墟已不复存在，然而我认得出一切。我走着，从路边栽着拳头粗的小树的新修的干道，走向老树夹径的狭窄的老街。是一个无月的夜晚，我独自漫步在一条十年前曾去过的小路上，忽然发现，路灯下那一棵棵高大的老白杨，通体银白，闪着奇异的光。这些在大地震中，曾像浪中船桅一样剧烈摇荡过的老树，这些曾目睹过当年一幕幕惨状的老树，它们至今还在默默地、忠实地守护着什么呢？那一根根形状弯曲的枝条，使人想到它细密的根须。十年来，老树的根须一点一点地伸向死难者长眠着的大地深处，是在为地上和地下、生者与死者传递着什么音讯吗？

唐山大地震，是迄今为止四百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。中国地震出版社出版的《地球的震撼》一书，向全人类公布了这一惨绝人寰的事实：

死亡：242769人

重伤：164851人

每当我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，我的心便会一阵阵发紧。

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8.2级大地震的情景是极为可怖的，强震引起的次生灾害——大火几乎焚毁了半个东京，死亡计十万人。

1960年5月22日智利8.5级大地震，引起了横扫太平洋的海啸，巨浪直驱日本，将大渔船掀上陆地的房顶；这次地震的死亡者，总数近七千人。

还有1964年3月28日美国阿拉斯加8.4级大地震，冰崩、山崩、海

啸、泥喷，总共使 178 人丧生。

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？它们意味着：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，是举世震惊的东京大地震的 2.4 倍，智利大地震的 35 倍，阿拉斯加大地震的 1300 多倍！

更为重要的，是这些数字背后人的悲惨命运。人们尽可以用数十亿美元、数百亿美元来计算物质财产损失，可是又能用什么来计算人的损失呢？活生生的人是无价的。

太难了，要想忘掉那一切是太难了。

不久前我访问过一位唐山妇女。在她家，她给我端出水果和糖，出于礼貌，我请她也吃。她却连连摇头：“不，不！”她说，“大地震后，我没吃过一点甜的东西……”她告诉我，她是在废墟中压了两天两夜之后被救出来的，出来后吃的第一样东西，是满满一瓶葡萄糖水。从此，一切甜的东西都会使她产生强烈的条件反射。苹果、橘子、元宵、年糕，甚至孩子的朱古力……这一切都会唤起她十年前在废墟里渴得几乎要发疯的感觉。“我不能沾甜的东西，我受不了！”十年了，苦涩的滋味一直没有离开过她，一直没有……

“经过地震的人，都像害过了一场病。”另一位妇女对我说，“我一到阴天，一到天黑，人就说说不出的难受。胸口堵得慌，透不过气来，只想喘，只想往外跑……”她不止一次这样跑到屋外，哪怕屋外飘着雪花，刮着寒风，任丈夫怎样劝也劝不回来。她害怕！她是压在废墟中三天后才得救的，她至今还牢牢地记着那囚禁了她三天的漆黑的地狱是什么样子。平时只要天气变暗，当时那恐怖绝望的感觉又会回来，令她窒息。十年了，是什么无形的东西还在残忍地折磨着这羸弱的女人呢？

你，一位中年教师，语调十分平静，平静之中又透着说不尽的酸楚：“那些伤心的事多少年不去想它了，忘了，都忘了。”真的忘了吗？当年，为了救出你的爱妻，你曾在废墟上扒了整整一天，是一场大火最终将你的希望断送。你告诉我，妻子是活活烧死在那片废墟中的，你当场晕了过去。怎能够忘记啊！那是一场可怕的火。采访中，曾有人捋起衣袖，指着臂膀上的疤痕对我说，大火烧化了亲人的尸体，这是滚烫的人油烫的痕迹……

还有你，老军人刘祐，我在你那冷清清的家里坐着，看着你竭力作出的轻松的笑，我真想哭。“地震前的那天晚上，我出差在天津，夜里十来点钟还跟家里通了电话，是小女儿接的，她问：‘爸爸，我要的凉鞋你买好了没？’我说：‘买好啦。’她又问：‘是银灰色的吗？’我说：‘是的！’

她问我好看不好看，还要我快快捎回去……”你说不下去，老泪顺着满脸的皱纹往下淌。十年了，你至今还珍藏着那双银灰色的小凉鞋，像是珍藏着女儿那颗爱美的活泼泼的心……

24万生灵仿佛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离去的。

1200人中有400人遇难的陆军二五五医院，是我这次去唐山的住处。医院有一个小灵堂，保存着部分遇难者的骨灰盒。当我走进那间点着昏黄小灯的屋子时，我的胸腔立刻被塞紧了。所有骨灰盒上的照片，那一双双眼睛都是活生生的，活生生的。

一个扎小辫的女护士，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，戴着一顶有檐帽，胸前还有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。一切都带着那个年代的烙印，只有她那楚楚动人的笑容是超越时间的，以至于十年后的今天，当我看到这张照片，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，如果说她曾把什么照片送给自己的恋人，那一定就是这一张。

有一个戴鸭舌帽的极可爱的大眼睛男孩，我简直不忍心正视他。他的骨灰盒上，放着一个小小的花圈，挽带上写着：

韩治安息。你的爸爸妈妈

旁边还有一个小花圈，上面是同样的字迹：

韩松安息。你的爸爸妈妈

他的弟弟，一个更小也更讨人喜欢的男孩。失去了这样一对可爱的孩子，我很难想象他们的父母是在用什么来支撑自己的生命和感情。

失去的是太多了。在小灵堂里，我不仅看到了一行行泪写的字，而且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那些可怜的父母们凄婉而不绝的呼唤。

在一个小女孩的骨灰盒上，有一包剥开锡纸的朱古力，朱古力都化了。可怜的孩子！也许生前她并没有尽情地吃过她所爱吃的东西，但一切都已不能再挽回。这就是大自然强加给人间的悲剧！

灵堂里还有一个特制的大骨灰盒，由一大三小四只骨灰盒组成。这真是一组特殊的图案，它出自一位父亲的手，象征着人间失去了一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。我无法想象，孩子们的父亲在亲手制作这只骨灰盒时，会是怎样的心情。孩子们都依偎在母亲的身边去了，独独扔下孤寂的他；究竟是死去的人更不幸，还是活着的人更不幸呢？

灵堂外是一座小山。那是震后清理废墟时，用整个医院的断墙、残壁、碎砖、乱瓦堆成的。“山”上有石阶，有凉亭，有嬉戏的孩子——是那些未经过灾难的震后出生的孩子。石缝间，偶尔伸出一截截锈蚀的金属，那是十年前折弯、拧断了的水管、暖气管；站在它们旁边，我仿佛

置身于一片死寂的黑色的洋面上，倾听着极深极深的大地深处传来的种种属于人的微弱的信号。常常地，于寂静之中，我会突然听到自己的脚步又重新踏上昔日废墟上的声音，听到那些埋在地壳深处的24万活生生的灵魂的气息，他们诅咒、叫喊、哀求和呻吟；他们在生命被撕裂的那一刻，尚未来得及去思、去想、去躲、去避，就被活活地剥离开了那个光明的世界，成了这地心深处大自然牢狱的终生禁囚。我又想起了灵堂中那些无辜的天真的孩子，也许因为他们的存在，致使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在痛苦地抽搐着。

这就是我的唐山。

十年前，当我——一个未谙世事的青年，从平静的生活中一步跨到了堆满尸体的废墟上时，我只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“灾难”。尽管住在灾民的小棚子里，帮他们领救济衣、救济粮，排长长的队领一小桶水；尽管参加了护送数百名孤儿转移他乡……我只是感觉到自己像在一夜间长大了，却还没有理解生活的底蕴。而这次重回唐山，我忽然觉得，自己懂得些什么了……

是的，与那24万蒙难者相比，与唐山目前依然活着的人相比，我的确是来自另一世界的人。我仿佛第一次从灾难的角度观察我的民族、我的同胞、我的星球。这是残酷的，也是崭新的。如此惊人的灾变，如此惨重的浩劫，如此巨大的死亡和悲伤，我已经不能用正常的规范来进行思维。那些美丽得令人伤心的东西，那些亲切得令人肠断的东西，那些坚硬得令人发抖的东西，那些弱小得令人渴望挺身而出的东西，一切属于人的品质都俱全了。

这就是我的唐山。

1985年的春节，我是在唐山度过的。除夕那天一早，我就听见噼噼啪啪的爆竹声，过午，那声音更响，及至薄暮，满城的爆竹声已密得分不出点儿来，整个天空都被映得通红！我看见高楼上、大路口，那些年轻人正一个接一个地点燃挂鞭和烟花：闪花雷、菊花雷、“银龙吐珠”、“五献花”……听不见轻松的笑声，只是不停地放，放。我觉得那震耳欲聋的炸响声中，饱含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情绪。

十年前访问过的那位在废墟中压了13天的卢桂兰大妈，邀我去她家包饺子。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爱女的孤独老人，似乎把我当成了唯一的亲人，她一口一个“孩子”，喊得叫人心痛。我要走了。拿起提包，忽然感到那么沉。原来老人在里面塞了半包玉田小枣！

我提着沉甸甸的包，在唐山的街道上走着。满地是爆竹的碎纸，空